

韓

門

綴

學

韓門紹學卷第五

衡山禹碑

韓文公有岫嶮山尖神禹碑一詩。稱道人見之。韓公固未嘗見也。其後朱子遊南嶽。求之不得。故韓文考異內注云。衡山實無此碑。今湖南有衡山岳麓二本。其字相同。衡山之本。每字上下相間較疎。而碑形微長。嘗考王象之輿地紀勝云。禹碑在岫嶮峰。又傳在衡山縣雲密峰。今蜀士所搨七十二字。刻於夔門觀中。再考湖南邵縣之志。俱以岳麓之本。爲宋嘉定中蜀人何致子一所刊。朱竹垞先生書岫嶮山銘後云。地志稱宋嘉定中。有何賢良致。於祝融峰下。樵子導之。至碑所。手摸其文。以歸。奉曹轉運彥約。時人未信。致遂刊之。嶽麓書院鄱陽張世南作記事。按夔門觀中之本。今已無存。然稱七十二字。則較嶽麓本少五字。嶽麓本乃自前明張季文僉憲長沙得之蜀士。未詳其名。而後人遂以明之蜀士。訛爲宋之蜀士也。周櫟園因樹屋書

影云嘉靖命午長沙太守潘鑑得於書院後小山草莽中卽宋人摹刻者其說不同未知孰是。至衡山本則自明嘉靖間發於地中。在今响嘯峰下雷祖殿後。湛若水有記。或云此亦摹本。其真者在一山洞內。須人仰卧搗之而知之者少。故無流傳者。雖有此說。其是否莫可定也。至釋文亦不獨揚升菴本。尙有沈鎰釋者。其中字多不同。如以洪流爲漁池。以永奔爲烝奔之類。又有楊時喬釋者。則不同處尤多。前半多以三言爲句。因之用韻亦異。又有郎瑛釋者。遊宦紀聞謂碑內癸酉二字難識。而郎瑛乃以升菴所識發爾二字易之。恐俱臆度之詞耳。蓋升菴與沈異者十一字。沈與郎異者二十二字。至楊時喬所釋。同者僅十八字。余另有彙鈔之本。此不備錄。或云衡山本卽取岳麓本翻刻。其言出自潘稼堂。果爾。則其爲宋刻耶。不應得自山中。而又刻諸山中。其爲明刻耶。不應同在嘉靖間。而旣刻之。卽埋之。又卽發之。湛記中何茫然不知也。恐稼堂亦是臆度耳。不然。何所据而

云然。

穆天子傳

壇山石刻

穆天子傳所載北絕流沙西登崑崙固多錯見於他書者以今考之則於竹書紀年尤爲符合蓋始於穆王十二年北征大戎而訖於十七年西王母來朝纔六年事耳。傳有春秋而不紀年郭景純注本謂之周王遊行記竹書二十四年王命左史戎夫作記豈卽此耶汲冢書有戎夫史記解疑另一記但其言天子賓于西王母者乃在十三年入于宗周之前又紀霍侯舊之薨於作重璧臺之前則與竹書前後不符甚矣北征大戎史記通鑑綱目載在三十五年而竹書則在十二年綱目所載徐夷作亂時王得造父爲御西巡樂而忘返聞徐子僭號乃長驅而歸命楚伐徐偃王走死王以趙城封造父事在穆王五十年而竹書王師伐徐在十四年王命造父封於趙在十六年且伐徐之年尙有作范宮作虎牢翟人侵畢諸事封趙之年則有霍侯告薨之事

今傳於范官虎牢諸事。雖核其歲時，不必協合。然視竹書所載加詳矣。而於伐徐封趙兩大事，乃反不載。何耶？直隸贊皇縣之壇山，有石刻吉日癸巳四字。傳是周穆王所刻。後人或信或疑。蓋自宋慶曆時，宋祁或作宋郊尋而摹之。縣令劉莊鑿取，釐致州署。皇祐五年，權郡事李中祐龕其州廨之壁。政和五年，道君取入內府。大概與定州雪浪同爲礪石之用矣。歐陽集古錄、趙明誠金石錄、都元敬金薤琳瑯、趙子面石墨鐫華方密之通雅、顧寧人金石文字記、孫退谷庚子銷夏記，所載畧同。近從鎮定郡守乞得二紙，蓋靖康後重摹刻者。在今贊皇縣儒學石，雖斑駁且有斜裂痕，然於文無損。若以墨填其空處，其字畫猶顯然也。

胥母山

越絕書曰：闔廬且食紐山，晝遊於胥母。按史記云：吳王殺子胥，投之於江，吳人立祠於江上，因名胥母山。是則胥母乃因祀子胥而得名。

閩廬時寧有此名乎。吳越春秋閩閩內傳十年治姑蘇之臺。巨食鮒山。書遊蘇臺。注云。鮒山越絕書作紐山。又云。吳縣西南三十里有姑蘇山。亦名姑胥。閩閩所遊乃吳縣之山。其是姑胥而非胥母。明矣。胥母山在浙江。是以枚乘七發云。弭節伍子之山。通厲胥母之場。李善注文選。以胥母爲胥母之誤。是已。特不當引越絕之文。說以傳訛。閩閩豈能遠至浙江。而觀濤者亦何爲至吳縣耶。

孔褒碑

曲阜孔林多漢碑。孔褒碑最爲後出。近始購得之。字已漫漶。惟首數行可識。曰褒字文禮。孔子廿世之孫。泰山都尉之元子。泰山都尉者。孔宙也。褒乃孔融之兄。事見後漢書融傳。以黨張儉。坐死罪。此碑乃顧寧人金石文字記。顧靄吉隸辨碑考。二書俱未曾見者。不獨歐陽趙氏兩錄所無也。近又見邵陽緒峻千峰之金石圖。滋陽牛運震階平爲作圖說云。碑在曲阜縣周公廟側廢田中。雍正三年。鄉民犁田。

得之以告廟官陳百戶驗是漢碑輦致孔廟蓋出土僅及四十年其

金石圖所載尙有祝其卿及上谷府卿石龕舊在孔子墓前雍正十燉煌太

守裴岑勒石舊在西蕃晉衙庫城西北陳德碑在沂州今蒼頡廟碑史官付聞喜

長韓仁碑蔡陽縣署魯王墓石人題刻曲阜縣東南五里張冠莊西皆兩顧先生所未見也

至孔宙後漢書誤作佝王粲英雄記云孔仙字公緒陳留人張璠漢

紀云鄭泰說卓曰孔公緒能清談高論噓枯吹生陳留與魯地既不

同而佝視宙計時亦較在後矣史有誤字如孔褒後漢紀亦作哀

夏承碑

漢夏承碑在永年縣城內漳川書院二門外近有縣令曲阜孔君改名紫山其首

其竊已久孔乃移用其名此碑凡有三本趙明誠金石錄云元祐間因治河

蓋不知洛水本名漳水也隄得於土壤中刻畫完好如新者此一本也都穆金薤琳瑯云江陰

徐公擴嘗得舊刻雙鈎其字以惠予與此絕異舊刻闕字四十五而

此獨完好又積行勤約今作勤紹俱爲可疑乃是後人僞作者按此

卽成化間郡守舒城秦民悅跋中所言下截一百一十字爲後人摸刻者此又一本也嘉靖間郡守富順唐曜取摹本臨石置亭中此又一本也碑之存貯亦是三處府治也府學也漳川書院也漢隸字原云在洛州州衙秦民悅見府治後堂有碑仆地者應卽此碑矣而元王文定公憚秋澗集以爲蔡中郎書且云在廣平府學然則成化時何得尙在府治竊謂元祐時並無人指爲蔡中郎書而民悅跋中乃仍文定臆度之語與今本碑末直書建寧三年蔡邕伯喈書者無異似乎民悅所見已非原碑矣唐曜重刻跋云置亭中其時漳川書院已建而跋云亭中似亭卽民悅愛古軒之舊址又何人移入漳川書院乎至於古今搨本不同不獨書法好醜異也其款式字迹之別亦有三端勤約勤紹字之不同一也舊有碑額云漢北海淳于長夏承碑九篆字今本碑額只夏承碑三篆字而銘詞下刻一方圈內作楷書淳于長夏承碑六字標題之不同又其一也舊本十四行每行二

十七字。今本十三行。每行三十字。行數之不同。又其一也。

宋洪丞相淳熙

淳熙長理志首之上有墨二重。即右周於左。其左復有一重。篆額三行。黑字。其文十四。行行二十七字。

然則嘉靖本固非成化本而成

化本。亦非元祐本矣。嘉靖二十二年。碑爲築城工役所毀。他時脩城

者。斷石殘刻。猶或遇之。未可知耳。又按北海者。郡名也。淳于者。郡之

縣也。長者。縣之官也。春秋桓公五年冬。州公如曹。左傳作淳于公。如

曹。杜注。淳于州國所都。城陽淳于縣也。史記正義曰。注水經云。淳于

縣。故夏后氏之斟灌國也。周武王以封淳于公。號淳于國也。漢書地

理志。淳于屬青州北海郡。顏師古注云。淳于公國之所都。淳于本樂縣之

兵周禮注云。如確頭。大小上下。故凡山川之形。似此者。多以淳于爲名。

今考淳于故城在青州府安邱縣東北三十

十里。而是碑乃出廣平。事有不可解者。百官公卿表序云。縣令長掌

治其縣。萬戶以上爲令。減萬戶爲長。夏承官終淳于長。碑文甚明。今

之新縣志。乃云。夏承碑。淳于長文。蔡邕書。以淳于長爲人姓名。此乃

前漢佞幸傳之名也。訛謬甚矣。

乾隆三十三年。永年縣修城。急囑留意此碑。而竟不

可。得開城一面。有不必折者。豈正在此二面內耶。

銅雀硯

銅雀臺瓦硯。至唐已珍貴。至宋多有題詠。皆是甬瓦完整者。今所見

惟碎斷者。且係越瓦。

杜曰。越北曰甬。又作甬。又作甬。

有臨漳友人贈余片瓦。且云臺東

二二里。磚瓦處處有之。但以大小為貴賤。不甚難得也。臺瓦皆有油

面。筒瓦油在凸版。瓦油在凹。取為硯者。皆是版瓦。治之以蠟。則不滲

而可用。瓦出土皆黑如漆。半年後漸變而藍。此與鄴中記言北齊起

鄴南城。屋瓦皆以胡桃油。油之者相合。

記又言。當油處有細紋。曰琴紋。有花曰錫花。當時以黃丹鉛錫和泥。故積歲久而錫

花見也。今說之。果然。至其言筒瓦長二尺。闊一尺。版瓦長如之。而其闊皆則今不復有。整者矣。

考銅雀乃沿西京建章宮鳳闕之名。

三輔黃圖云。鳳凰闕一名別風闕。又云。雉曉闕在圓闕門內二百步。

古歌云。長安城西有雙闕。上有雙銅雀。一鳴五穀成。再鳴五穀熟。銅

雀卽銅鳳凰也。漢書曰。建章宮南有玉堂璧門。三層臺高三十丈。鑄

銅鳳。高五尺。飾黃金。棲屋上。下有轉樞。向風若翔。黃圖又云。赤眉賊

壞之。則西京之銅雀已亡矣。魏之官闕其正殿曰文昌殿。殿西為銅

雀園三臺又在其西。一曰銅雀，作於漢建安十五年在。中一曰金虎。

作於十七年在南。

文選注作金鳳。說老學菴叢書云：銅雀瓦皆陽字。紀建安十三
年造，豈成於十五年而造瓦在十三年耶？今無復有此瓦矣。

一曰水

井，作於十八年在北。

郭茂倩樂府詩集引鄴都故事曰：漢獻帝建安五年，曹操破袁紹於鄴，
十五年築銅雀臺。十八年作金虎臺，十九年作水井。蓋所謂鄴中三臺

也。年分與
史互異。

三臺屋各百餘間，與法殿閣道相通。今人概稱銅雀者，以其

先成，獨書於魏志。且與園名相同。魏武遺令已獨稱銅雀矣。魏後臺

經再造。晉孝愍時，石虎攻鄴，將軍謝胄以三臺降石勒。勒都臨漳時，

令少府任汪都水使者張漸等監管鄴官未成，故未徙都。逮石虎鎮

鄴，居攝觀省臺崩。

晉書載記作觀省應
是銅雀二字之訛。

殺任汪，復脩之，倍於常度。其在鄴

凡起臺觀四十餘所。東魏孝靜帝徙鄴，復建新宮，至北齊文宣受禪。

天保七年

即梁景帝
太平元年

發丁匠三十餘萬，營三臺於鄴下。因其舊基而高

博之。北史稱三臺構木高二十七丈，兩棟相距二百餘尺。工匠危怯，

皆繫繩自防。帝登脊疾走，都無怖畏。時復雅儻，折旋中節。傍人見者，

莫不寒心。又召死囚以席爲翅，從臺飛下，免其罪戮。九年，三臺成，改

銅雀曰金鳳。金虎曰聖應。水井曰崇光。諸所謂馬子入石室者。以非

魏晉舊制。故云石也。

說云馬子入石室三千六百日。帝以午年生。故曰馬子。三臺石虎舊居。故曰石室三千六百日十年也。

至武成河

清二年。

即陳文帝天嘉四年

詔以三臺官爲大興聖寺。自此三臺不在禁中。後周

靜帝大象二年。

陳宣帝太建十一年

八月。章孝寬破尉遲迥。鄴京遂遭滄溺。

云章孝寬破尉遲迥。鄴京觀於鶴樓山。後周書寬迥皆有傳。葛屨之軍不見正史。序稱鄴都記未知何書。宋史有馬溫之鄴都故事。二卷通考有鄴中記一卷。今皆無傳。

今漳濱所得

瓦。初非魏臺之瓦也。瓦有背面有字者。皆隸書。軍主一行。作頭一行。

匠一行。其姓名。軍主一行。皆蘭仁。又銅雀臺磚。亦可爲硯。元傅若金

與礪銅雀硯歌云。鄴中文磚。天下奇。流傳爲硯。亦堪悲。又云。行迹猶

雷。舊靴塵。啼痕已滅。新妝淚。隄後渠。彰德府志曰。古硯大者方四尺。

上有盤花鳥獸文。千秋萬歲字。其紀年。非天保。則興和。

保乃北齊文宣帝。是梁簡文帝時。金玉庭筠錄。雀瓦歌云。鈔花如雪。錯認小字。與和猶可識。

又有磚筒者。花紋年號如磚內圓外

帝是梁武帝時。天

方用承簷。潤亦可爲硯。宋刺史李琮。元豐中。於丹陽邵不疑家。得唐

元次山家藏鄴城古磚硯。背有花紋。及萬歲字。大魏興和二年造。是

東魏之磚。又非鄴中記所言北齊南城之磚也。惟是張載魏都賦之注。晉魏北齊之書。所載鄴中宮室多矣。是以韓忠獻歐陽文忠之詩。雖咏銅雀。而題俱但稱古瓦。韓魏公有蒼章筆之求古瓦硯詩。歐陽公有各謝景山遺古瓦歌。若夫硯箋所云。徐鉉得銅雀瓦。注水試墨。卽滲。鉉笑曰。豈銅雀之渴乎。李邴詩云。銅雀不鳴惟解渴。管城何罪遽遭髡。是乃瓦之僞者。蓋僞瓦自宋已然。故韓魏公詩云。頭方面凸槩難別。千百未有一二真也。

雪浪石

蘇文忠公帥定州。得雪浪石。因建雪浪齋。賦七言古近體詩各一章。詩序云。余於中山後園得黑石白脈。中涵水紋。有如蜀孫位孫知微所畫石間奔流。盡水之變。又得白石曲陽。爲大盆以盛之。琢盆爲芙蓉。激水其上。名其室曰雪浪齋。且勒銘於盆唇。當時和其古風者四人。時紹聖元年夏四月。公卽以是時落學士職。貶知英州。復謫惠州。又徙儋耳。中山後政。以公遷謫。雪浪之名遂廢。元符中。始被命北歸。

將至吳中張芸叟

名舜民號浮休居士
又號石齋有畫樓集

守中山葺治雪浪齋重安盆石方

欲作詩寄公聞公薨乃作哀詞

事見墨莊漫錄

序云我守中山乃公舊國雪浪

齋於焉食宿俯察履綦仰看梁木思賢閱古皆經貶逐玉井芙蓉

一切牽復詞云石與人俱貶人亡石尙存却憐堅重質不減浪花痕

滿酌中山酒重添丈入盆公兮不歸北萬里一招魂

思賢閣古詩中山後園堂名

靖康

以後歷金元及明中葉四百五十六年題詠罕見萬歷八年有真定

令郭衢階至定州忽於土際見盆稜起之迨十五年知州唐祥興復

偶得石喜語衢階因記其事於齋壁壁記久失不知得石之緣起但

云偶得則其非東坡之石可知至康熙四十一年知州韓逢麻始移

盆石於韓魏公所建之衆春園構亭覆之驛道劉德芳撰記相沿至

今此卽萬歷間石耳近乃聞有石在趙州臨城縣馬廐中或云康熙

二十一年長洲宋廣業作臨城令置此石

宋廣業於縣署後明縣令易體乾請省
堂之西建院在縣署處於軒之旁植石

更名堂爲介齋

或云地本明喬恭肅若雲之園林二說皆無確據惟因

石上有篆書雪浪二字。當事蹤跡得之。役騾馬八十頭。輦還定州。其石頗大。盆不能容。或又曰。雪浪已入艮嶽。獨盆留焉。考祖秀陽華官紀畧。謂括天下之勝。藏古今之美。而鄧肅進詩有曰。北連幽薊南交趾。東極蟠木西流沙。定州伊邇。寧免取將。然何以南宋人注蘇詩者。皆無此語也。或又曰。明四川中丞喬壁星有題西郭外黑石河邊黑鷹石詩。見康熙間楊寬臨城縣志。今石正黑。得無是耶。且臨地天臺諸山。多有佳石。此石疑卽臨產也。夫山水之地。以雪浪名者多矣。謂鑄字出自蘇公。難可遽信。今定州志如東坡同時。蘇子由。晁无咎。諸人和詩。無一載者。至職官。并無張舜民之名。荒陋若此。又石是中山後圃所得。惟盆石乃得之恒山。今廣輿記。卽謂雪浪得之恒山。亦誤也。

後魏洛州刺史刁遵墓銘

同里金二質甫守天津。余客清苑。一日寄余後魏人墓銘拓本。且云。

石在南皮不知何時出土有樂陵諸生攜以去今訪至其家掘得十

本以其一見示屬爲考之余閱其文簡淨書復道媚惜其石右下殘

闕不知誰氏墓也誌稱魏洛州刺史諱遵渤海饒安人前列四世高

祖協曾祖葵祖暢皆仕晉父雍始仕魏余因詳稽書史而知遵者刁

遵也刁協在晉元帝時爲尙書令而見疾於王敦敦之構逆也上疏

罪協帝使協出督六師及石頭之敗協行至江乘爲人所殺送首於

敦敦平後協子葵乃斬仇人黨以首祭協墓由是知名歷徐兗二州

刺史鎮廣陵卒官葵二子遠暢宏而暢爲始與相桓靈寶以暢爲右

衛將軍魏書及北史刁雍傳稱暢爲晉右衛將軍劉裕起義暢乃伏誅宋書本紀云高祖家貧

常負刁逵社錢三萬經時無以還逵執錄甚嚴王謚造逵見之密以

錢代還由是得釋魏書兩見二在刁雍傳一在島夷列傳傳南史亦同惟北史三萬作一萬裕誅靈寶以嫌故先誅

刁氏雍爲暢故吏所匿魏書北史奔姚興豫州牧姚紹於洛陽後至長安

興以雍爲太子中庶子姚泓滅歸魏太宗明元帝假雍建威將軍青

州刺史東光侯晉徐豫二州刺史拜特進賜爵東光伯

侯伯祇獻北史

文帝

皇興中雅與源賀高允等並以耆年特見優禮允則遵之妻父也誌

稱遵於孝文帝太和中爲魏郡太守乃南齊高帝武帝之時宣武帝

正始中遷洛州刺史在梁武帝天監二三年間其歿於熙平元年別

天監之十四年也遵有子十三人見於史者楷

楷子冲襲齊東安侯魏書有傳冲子欽

尙整

整子柔仕齊爲國子博士

宣魏書作宣南史作宣或另一人

四人楷與尙皆早卒故誌稱整等整字景智

仕至征東大將軍滄冀瀛三州刺史大都督加車騎將軍右光祿大

夫謚曰文獻遵之卒也整時爲驍騎將軍而誌但稱小子整等不書

其官已四品上階也至饒安在漢爲千童縣後漢靈帝時始改此名

魏書地形志饒安自熙平二年改屬浮陽郡遵卒於熙平元年故誌

猶稱渤海也若南皮與饒安自是兩縣而誌石顧出南皮將母誌所

云孝義里者魏後割入南皮歟魏書云遵嘗經篤疾幾死見神明救

免言是福門之子當享長年

北史

史於他治行不書獨書此一事顧

誌不及焉。蓋古文質實。若蔡伯喈之碑。郭有道。陳太邱也。顏延年之
誄。陶靖節也。豈待繁稱哉。誌銘與碑誄類。而與傳不類。然銘肅而誄
哀。碑詳而誌約。則體裁亦別。後世諛墓失真。乃必紀事以取信。而誌
卽碑。碑卽傳。特名以用。而殊耳。雖史稱刁氏世有榮祿。而門風不甚
脩潔。爲時所鄙。然而文章之格。有升降。於茲可見矣。

豐潤鼎

京畿豐潤縣文廟中有古鼎。友人羅孝廉

名廷元。改名鉉。錢塘人。後爲廣東遂溪縣令。沒於任。

在縣脩

志以邑人翰林曹鼎望所作辨文寄觀。謂是前五代宋孝武帝之鼎。
嘗考蔣一驄長安客話云。安治間土人鑿井得之。重五百觔。圓腹。弁
口四足。足上爲牛首。下爲牛蹄。款識甚古。或以爲商時物。客話得自
傳聞。未嘗目擊。宋雖殷後。不當稱帝。且古不以命子名歲。日知錄辨
商母乙酉丙寅之文。博古圖誤以日爲年。確當可信。今文廟之鼎。重
只五十觔。高一尺二寸五分。濶尺有六寸。耳旁出高三寸。腹至足七

寸凡三足以爲重五百觔及四足者皆非鼎內有銘在底係凹字曹

君據元初隨隱漫錄

宋末陳世崇崇仁人入元乃撰此錄

云紹興初有獻鼎於行都上賜白

金三千兩賜三茅觀

觀在杭州吳山

高一尺三寸廣尺有咫兩耳旁出三足皆

具牛首鼎外周環紋如篆籀腹內篆銘曰維命午八月丙寅帝若稽

古肇宋鼎審厥象作牛鼎格于太室從用享億萬寧神休維帝時寶

萬世其永賴

凡四十一字

乃五代宋孝武帝建元年八月二日肇作以享

太室者鼎銘與此銘其文稍有增減如云肇作宋器增作字易鼎字

又億字下無萬字亦共四十一字又考出叔禾西湖遊覽志訛作漢

鼎稱漢建元三年按漢武帝建元三年乃癸卯非命午是蓋以宋孝

武訛漢孝武以孝建元年訛爲建元益謬矣顧遊覽志謂宋鼎今以

焚香殿中叔禾乃嘉靖間人而三茅觀之鼎猶無恙豈其宏治時便

已得自豐潤即使篆銘相符亦當別是一鼎且宋自武帝永初元年

受禪遷神主於太廟時尙未立明堂閱三十餘年至孝武大明五年

明堂始立有司奏鼎俎彝簋一依廟禮班行有司搜材簡工此在孝建之後若明堂未立以前何有太室又况南朝重器豈得遠至北地余考太歲之在命午者北宋實得其三太宗淳化五年仁宗至和元年徽宗政和四年皆值命午宋初季秋大享命有司攝事於郊壇寓祭而已仁宗皇祐二年以大慶殿爲明堂三年宰臣文彥博進大享明堂記亦猶寓祭雖皇祐五年有闕宗朝祭器之事而五年乃癸巳明年至和元年方值命午元年之八月又無丙寅日至神宗元豐時禮官以明堂寓大慶路寢別請建立未暇講求沿及徽宗崇寧蔡京爲相始以姚舜仁明堂圖議上詔依所定營建尋因彗出蔡京免官明堂亦罷故大觀元年大享明堂猶寓大慶殿及政和五年特詔建立參稽古制爲四戶八窻五室十二堂九階四阿之式又以言者明堂基宜正臨丙方近東以據福德之地乃徙秘書省宣德門東以其地爲明堂命蔡京爲明堂使其年乃金太祖稱帝之收國元年也政

和七年明堂成。太室方明堂五室之中室。而宋史禮志云。初議禮局之制也。詔求天下古器。更制尊爵鼎鬯之屬。又置禮制局於編類御筆所。於是郊廟禋祀之器。多更其舊。劉焯傳。歷宗所儲三代彝器。詔詳定。焯曰。但言盛唐之屬。器改以從古。而祗所制器於祀儀。則明堂之建。雖降詔於政和五年。而鼎或先鑄於政和四年之八月。其丙寅之日。則是月之二十三。四日也。是則紹興所獻。亦是北宋之鼎。而非五代之宋矣。史紀靖康之難。古器祭器八寶九鼎。無一不與辟雍石鼓同其輦致。夫焉保無流落於民間者乎。趙宋政和相隔。劉宋孝建。六百三十餘年。越一紀而及。欽宗靖康。自靖康至明孝宗。宏治三百六十餘年。到今又二百五十六年。竟無鑑別古器者。或謂宋仁宗皇祐五年。鑄鼎十有二圓。邱用五宗廟用七。劉敞爲之銘。疑此爲劉敞作銘。而鑄成於至和元年者。無論紀日不符。且原父博學。亦不應戾古而以命午紀歲也。

紂字受德有二妻

汲冢周書克殷解第卅六尹逸筴曰殷末孫受德迷先成湯之明侮
滅神祇不祀晉孔晁注曰紂字受德也按紂字受德惟見此書尙書
泰誓武成稱商王受他書或稱受辛竊謂此處文義以德字連下句
讀如云德迷先成湯之明亦可又克殷解商辛奔內登于廩臺之上
屏遮而自燔于火屏遮卽後世俘解紂取天智玉琀璽身厚以自焚武王適二女之
所乃旣縊世俘解第四十太師負商王紂懸首白旂妻二首赤旂前
紂懸諸太白一
女懸諸小白紂有二妻亦異聞也汲冢書詞甚排與尙書全不相似其
書首尾似出一手如太子晉解第六十四師曠見太子旣曰暝臣無
見又曰汝聲清汗汝色赤白火色不壽旣暝矣安知其色注曰知聲
者則色亦然曲爲解也此篇內叔向
又名叔聲

管叔周公

孟子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朱注曰周公乃管叔之弟管叔乃周公
之兄此注似可省而朱子詳之者蓋因趙氏舊注云周公惟管叔弟

也。故愛之。管叔念周公兄也。故望之。語義未顯。似以周公爲兄。管叔爲弟者。且孔安國書傳金縢篇云。武王死。周公攝政。其弟管叔及蔡叔。霍叔。乃放言於國。以誣周公。以惑成王。則管蔡霍皆爲周公之弟矣。考史記管蔡世家云。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太姒。文王正妃也。其長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震。鐸。次曰邲叔武。次曰霍叔處。次曰康叔封。次曰冉季載。困學紀聞曰。聯季載。杜云。毛叔。職又不數。叔震鐸。杜以爲鐸。非周公同母。故不數。大雅思。之。或杜別有所見。不以管蔡世家爲說。關百詩曰。毛叔。鄭見周本紀。杜注名。聯非。

齊之詩。孔穎達正義引皇甫謐曰。文王取太姒。生伯邑考。武王發。次管叔鮮。次蔡叔度。次邲叔武。次霍叔處。次周公旦。次曹叔震。鐸。次康叔封。次聃叔季載。司馬以周公行四。皇甫以周公行七。而管叔則俱行三。左傳僖公二十四年。富辰曰。管蔡邲霍。魯衛毛聃。邵雍曹滕。畢原。鄆郇。文之昭也。序管蔡霍於魯之前。定公四年。萇宏曰。蔡叔。康叔之兄也。杜氏注曰。蔡叔。周公兄。康叔。周公弟。杜氏之說。蔡本賈逵。又子魚曰。武王

之母弟八人。周公爲太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五叔無官，豈尙年哉？注謂五叔管叔、鮮、蔡、叔度、成叔、武、霍、叔處、毛叔、聃也。合左傳與皇甫之言觀之，則不特管叔是兄，卽蔡、霍亦皆周公之兄矣。尙書正義曰：傳旣言周公攝政，乃云其弟管叔，蓋以管叔爲周公之弟。孟子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史記亦以管叔爲周公之兄，孔似以其弟謂武王之弟。與孟子史記固不違也。然則管兄周弟，夫何疑也哉？

韓伯瑜

陳思王靈芝篇云：伯瑜年七十，綵衣以娛親，慈母笞不痛，歔歔涕霑巾。晉書載左貴嬪離思賦云：昔伯瑜之婉孌兮，每綵衣以娛親。正是用陳思語。困學紀聞曰：今人但知老萊子之事，而不知伯瑜。按伯瑜說苑作伯俞，伯俞有過，其母笞之，泣。母曰：他日笞子未嘗泣，今泣何也？對曰：俞得罪，笞嘗痛，今母之力不能使痛，是以泣也。伯瑜姓韓，隋書循吏傳：梁彥光爲相州刺史，有滏陽人焦通，性酗酒，事親禮闕，爲

從弟所訟。彥光弗之罪。將至學。令觀於孔子廟。於時廟中有韓伯瑜母杖不痛。哀母力弱。對母悲泣之像。通遂感悟。既悲且愧。若無自容。彥光訓諭而遣之。後改過勵行。卒爲善士。南宋節士林同。字子有。孝詩一卷。詠韓伯瑜云。母力今哀矣。悲啼得杖輕。流風在繪像。猶足感焦生。詩乃用隋書事。而七十之年。綵衣之事。究無可考。豈陳思誤牽老萊子爲一人耶。

賈誼與鄧通衛綰不同時

困學紀聞曰。宋景文云。賈生思周鬼神。不能救鄧通之譖。考之漢史。無鄧通譖賈生之事。蓋誤。按應劭風俗通義云。賈誼與鄧通俱侍中同位。數廷譏之。因是文帝遷爲長沙太傅。及度湘水。投弔書曰。闕其尊顯。佞諛得意。以哀屈原。離讒邪之咎。亦因自傷爲鄧通等所愬也。李善注文。選取其說。此與漢書所言絳灌東陽侯張根如也馮敬之屬。盡害之之語不符。然此實應氏臆度之詞也。鄧通爲黃頭郎。至上大夫。

漢書不載其年月。其寄死人家。在景帝時。則其尊顯。應在文帝末年。若賈生。自文帝初立。卽因廷尉吳公之言。召爲博士。超遷歲中。至太中大夫。考食貨志。孝文五年。除盜鑄錢令。使民放鑄。賈生有退七福。行博禍之諫。其明年。賈生已在長沙矣。服烏賦曰。單闕之歲。四月孟夏。單闕。乃文帝六年丁卯歲也。誼在長沙三年。又歲餘。有宣室之召。遂爲梁懷王太傅。至文帝十一年。而梁王勝薨。十二年。而誼死。何以知之。傳言誼死後四歲。帝思賈生之言。立齊悼惠王子六人。淮南厲王子三人。此是十六年五月事。賈生死時年三十三。蓋生於高帝七年。而死於文帝十二年。又十一年。而文帝始崩。鄧通之尊顯。其必在此十一年中矣。或云。志於誼諫放鑄疏後。卽云。是時吳以諸侯卽山鑄錢。富埒天子。後卒叛逆。鄧通大夫也。以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鄧錢布天下。疑誼所稱法錢不立者。是指鄧通輩而言。然志於敘吳鄧錢後。卽接入武帝時事。則其所言是時者。爲時正長矣。劉禹錫詠史詩。

云賈生明王道，衛綰工車戲。同遇漢文時，何人居貴位。漢書綰以戲車爲郎，事文帝，功次遷中郎將。應劭曰：能左右超乘，顏師古則曰：戲車若今之弄車之技。然綰亦似在誼後，非同時也。綰在文帝時，未嘗居貴位。崔暹景帝時始拜河間王太傅，暹是爲中尉封侯，爲御史大夫，爲丞相文帝時，但爲中郎將，雖秩比二千石，豈得爲貴顯過於誼耶。魏泰隱居詩話已辨之矣。而改戲車作車戲，以趁韻，亦覺未安。余在長沙作懷古詩，曾使此二事俱用應劭之解，未及考證，故復論之。漢高帝稱王之五年，卽皇帝位，不另起元，仍稱五年。

諸葛子孫

俗言諸葛不生諸葛子，不知此語始自何人。武侯子瞻孫尚，三國志蜀後主景耀六年冬，鄧艾伐蜀，自陰平入，瞻督諸軍至涪亭，前軍破退，艾遣書誘瞻曰：若降者，必表爲琅琊王。瞻怒，斬艾使，戰敗，死於陣。瞻子尚，嘆曰：父子荷國重恩，不早斬黃皓，以致傾敗，用生何爲。馳赴魏軍而死。晉書陳壽傳云：壽父爲馬謖參軍，謖爲諸葛亮所誅，壽父亦被髡。諸葛瞻又輕壽，壽爲亮立傳，謂亮將畧非長，無應敵之才。言

瞻名過其實。議者以此少之。然觀壽於諸葛父子忠孝大節。未嘗沒其實。其論將畧名實。亦非壽一人之言。是以夏侯湛自壞其魏書。張華謂當以晉書相付。范頴等表中。所稱辭多勸誠。明乎得失。有益風化者。洵史才不減班范也。其後宋張南軒有諸葛武侯傳一卷。朱子欲於傳末畧載瞻尚死節事。以見善善及子孫之義。南軒云。瞻任兼將相。拜尚書僕射加軍師將軍而不能極諫。以去黃皓。諫而不聽。又不能奉身而退。以冀主之一悟。可謂不克肖矣。兵敗身死。雖能不降。僅勝於賣國者耳。以其猶能如此。故書子瞻嗣爵。以微見善善之長。以其智不足稱。故不詳其事。不足法也。困學紀聞詳述之。且云。此論最精。然則諸葛不生諸葛子。其言殆出自宋儒矣。

陳思王

陳思王初封臨淄侯。聞魏氏代漢。發服悲哭。見魏志。蘇則傳。則在金。城聞漢帝禪位。以爲崩也。乃發喪。臨淄侯植自傷失先帝意。亦哭。文。

帝聞植如此而不聞則也。後帝出遊，顧謂左右曰：人心不同，當我登大位之時，天下有哭者。從臣知帝此言，有爲而發也，則以爲爲已。欲下馬謝侍中，傅巽目之，乃悟。今觀植詩文，其於吳蜀兩國，有微旨焉。禰詩五章曰：遠行欲何之，吳國爲我讐。六章曰：國讐亮不塞，甘心思喪元。拊劍西南望，思欲赴太山。吳蜀皆在魏西南，而太山則接吳之境也。責躬詩曰：願蒙矢石，建旗東嶽。又曰：甘赴江湘，奮戈吳越。凡皆以吳爲讐，不及蜀也。惟求自試，疏中有禽權、馘亮之語。亮指武侯，亦不斥言蜀主之名。且吳曰不臣，蜀曰違命，語意自別。王通中說曰：君子哉思王也，其文深以典，斯言是矣。

楊白華

梁書楊華傳

附王神念

父大眼爲魏名將

大眼武都雍當之孫，華當子和，世祖時隨父歸國。和子小眼，大眼見魏書成楊華傳，大眼名

著人遂不知其有兄小眼

華少有勇力，容貌雄偉。魏胡太后逼通之，華懼及禍，乃率

其部曲來降。胡太后追思之不能已，爲作楊白華歌詞，使宮人晝夜

連臂蹋足歌之。聲甚悽惋。後累有戰功。封益陽縣侯。侯景亂。降賊。南史。楊華。本名白花。奔梁。後名華。按魏書。楊大眼有三子。長甌生。次領軍。次征南。皆潘氏所生。初。大眼徙營州。潘在洛陽。頗有失行。及爲中山。大眼側生女夫趙延寶言之。大眼怒。幽潘而殺之。後娶繼室元氏。大眼死。甌生等問印綬。時元懷孕。指腹謂甌生等曰。開國當我兒襲之。汝等婢子。勿有所望。大眼喪。將還京。出城東七里。營車而宿。夜二更。甌生等開大眼棺。延寶怪而問之。征南射殺之。元氏怖。走入水。征南復彎弓向之。甌生曰。天下豈有害母之人。乃止。遂取大眼屍抱之。奔於襄陽。遂歸蕭衍。是則三子皆奔。而所謂華者何人。梁書不知其詳。故疑其懼禍也。本傳又云。潘氏善騎射。大眼令潘戎裝。或齊鑣戰場。或並驅林壑。對諸寮佐。言笑自得。時指謂人曰。此潘將軍也。假使潘無失行。則潘將軍豈非古今佳話哉。

唐十八學士

唐十八學士寫真圖新舊唐書並載於褚亮傳中十八人者高祖武

德四年太宗爲天策上將軍寇亂旣平留意儒學乃於宮城西起文

學館以待四方賢士於是以屬大行臺司勳郎中杜如晦字克明京兆杜陵人記

室考功郎中房元齡字喬齊州臨淄人及于志寧字仲謐雍州高陵人軍諮祭酒蘇世長京兆

武功天策府記室薛收字伯褒蒲州汾陰人文學褚亮字希明杭州錢塘人姚思廉舊名曰字簡之

以字行雍州萬年人太學博士陸德明名元明以字行蘇州吳人孔穎達字仲達冀州衡水人主簿李元道隴西

人天策倉曹參軍事李守素趙州人王府記室參軍事虞世南字伯施越州餘姚人

參軍事蔡允恭荊州江陵人顏相時字廣京北齊人著作郎攝記室許敬宗字延族杭州新

城薛元敬收之從兄子太學助教蓋文達冀州信都人軍諮典簽蘇勗字慎行京兆武功人並以

本官兼文學館學士及薛收卒復徵東虞州錄事參軍劉孝孫入館

荆州尋命間立本圖其狀貌題其名字爵里褚亮爲像贊明代人目視者如太岳集對夏

記俱云于志寧贊非褚亮號十八學士寫真圖諸學士分爲三番更直宿於閣下預

入館者謂之登瀛洲史不紀圖像之年溫公因太宗爲天策上將軍

是武德四年遂以圖像列於武德四年之下。且有薛收而無劉孝孫。其後陳光綽竹素辨譌。因以溫公爲誤。此非也。唐史旣無明文。則不載於起館之年。更將附於何年。若劉孝孫之補入。其後尙有杜淹杜正倫。皆直文學館者。安得一一而載之耶。寫真圖。宋時藏於沈存中家。夢溪筆談云。予家有閻博陵畫唐秦府十八學士。各有真贊。亦唐人書。多與舊史不同。姚柬字思廉。舊史乃姚思廉。字簡之。蘇臺陸元朗。薛莊。唐書皆以字爲名。李元道。蓋文達。于志寧。許敬宗。劉孝孫。蔡允恭。唐書皆不書字。房元齡。字喬年。唐書乃房喬。字元齡。孔穎達。字穎達。唐書字仲達。蘇典。籤名。從日。從九。唐書從日。從助。許敬宗。薛莊。官皆直記室。唐書乃攝記室。蓋唐書成於後人。所傳容有訛謬。此乃當時所記也。以舊史考之。魏鄭公對太宗云。目如懸鈴者佳。則元齡果名。非字也。然蘇世長。太宗召對真武門。問云。卿何名。長意短。後乃爲學士。似爲學士時。方更名耳。至明代。其圖乃歸朝廷。張居正。太岳。

集云卷藏山西蒲州監生魏希古家嘉靖癸卯命辰間希古攜以遊京師京山侯崔都尉以二百金購之不與是時邊患孔棘希古因條陳邊事并以此卷封進意圖進用疏入不省以其疏并卷俱發兵科此卷遂留藏科房張位詞林典故云殿試進士文華殿讀卷畢內閣填寫黃榜各官散出官坊以下與執事者是日赴兵科觀唐人十八學士圖楊士聰玉堂薈記云殿試次日詞林詣兵科一針觀唐人十八學士圖相傳爲故事畫皆立像上署銜名末有沈括跋又孫退谷庚子銷夏記第八卷寓日記云閣立本十八學士圖圖乃絹本立本畫于志寧贊沈存中跋舊稱三絕圖中人物如生獨許敬宗作回首忸怩狀蘇世長頭禿無髮腦傍七痣如星且肥短多髯極其醜陋又云崇禎辛巳予在兵科日取展閱見畫無神彩或爲人臨去按此卷不知失於何時今已無有而日下舊聞引陳光綽竹素辨論云閣立本所畫者收耶孝孫耶惜不可得而見也余按薛收以武德七年卒

而圖真在八九年間。是以舊書薛收傳云。及後遍圖學士等形像。太宗嘆曰。薛收遂成故人。恨不早圖其像。新書亦云。其後圖學士像。歎其早死。不得與。又觀夢溪筆談所載。圖之是劉非薛明矣。而竹垞亦不爲之辨正。何也。至於畫皆立像。後世流傳之圖。坐立向背。一幅中兼有各形。且於像外布景。蓋自有此圖效尤者。多以十八人爲數。朱敬則傳云。張易之昌宗嘗命畫工圖寫武三思及納言李嶠鳳閣侍郎蘇味道夏官侍郎李迥秀麟臺少監王紹宗等十八人形像。號爲高士圖。每引敬則預其事。固辭不就。翰林盛事記云。開元中。張燕公等十八人爲集賢學士。於東都含象亭圖寫其貌。十八人者。張說徐堅賀知章陸堅趙冬曦咸廩業韋述李子釗陸去泰呂尙母張余欽趙元默孫季良康子元侯行果敬會真馮朝引也。一本有東方朔五代史楚世家。楚王馬殷請依唐太宗故事。開天策府。置官屬。以廖光圖等十八人爲學士。廖光圖之外。可考者。徐仲雅李宏臯拓拔恒餘無考。是則

十八人之圖不一而足

又按道社圖亦十八人但道俗相雜

而如鄭昉所賦有琴竽杯勺樂

工馬驢者妄指爲立本之畫豈知其謬歟

昉詩見獨醒雜志其詩稱長孫王魏率更光祿

獨醒雜志

云又有石本皆書名氏後有李丞相伯紀贊跋乃欽廟在東宮得間

立本此畫親爲題識以賜詹事李詩所稱石本不知刻於何地又元

蒲紹簡作登瀛洲賦其序內所列次第既不與唐書合而官階又多

不同如以薛元敬爲參軍于志寧爲從事中郎陸德明孔穎達俱爲

助教許敬宗爲宋州總管戶曹未知其所據也若夫十八人惟二

薛李守素顏相時蓋文達蘇勗六人不事二姓此外杜如晦隋預吏部

尉房元齡隋舉進士授羽林補城尉于志寧隋冠氏縣長蘇世長周製建威縣侯隋都水少監又爲偽

褚亮陳尚書殿中侍郎隋東官學士遷太常博士貶西海司戶又爲偽秦薛舉黃門侍郎姚思廉陳會稽王王鍾嗣王王尉恭軍事陸

德明陳左常侍隋秘書學士遷國子助教越王侗署爲司業而耻事王世充移病孔穎達隋舉明經高等授河內郡博士補太學助教李元道隋晉王

爲偽魏李後記室又爲王世充著作佐郎虞世南陳建安王法曹參軍除西陽王友隋秘書郎從偽許蔡允恭

爲王世充著作佐郎許敬宗隋舉秀才中第調淮陽書佐直揚州者劉孝孫王世充弟僞杞

隋起居舍人從宇文化及西上沒於寶建德許敬宗隋舉秀才中第調淮陽書佐直揚州者劉孝孫王世充弟僞杞

卿皆非至唐始入仕者。世又以許敬宗姦臣爲登瀛之玷。陸務觀題十八學士圖詩云。但餘一恨到千載。高陽繆公來竄名。此似別有寄慨。非謂太宗不知人也。敬宗在太宗時。其位止列曹尹。曾未聞有缺失。易曰。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聖明之世。雖小人亦皆勉爲君子。封倫裴矩是矣。若使敬宗事太宗終身。其於文學豈有愧耶。荃蕙化而爲茅。太宗固不任咎也。

越國公

汪氏越國公。新舊唐書俱附見於王雄誕傳。

又見杜伏威傳

舊書曰。歙州首領

汪華。隋末據本郡稱王十餘年。雄誕廻軍擊之。

時擒李子通於杭州故稱迴軍

華出新安

洞口以拒雄誕。鉞兵甚銳。雄誕伏精兵於山谷間。率羸弱數千人當之。戰纔合。僞退。歸本營。華攻之不能剋。會日暮欲還。雄誕伏兵已據其洞口。華不得入。窘急面縛而降。新書曰。歙守汪華在郡稱王。且十年。雄誕還師攻之。華以勁鉞出新安洞拒戰。雄誕伏兵山谷。以弱卒

數千。闕輒走壁。華來攻。壁中奮殊死。不可下。會暮還。雄誕伏兵。已據洞口。不得歸。遽面縛降。按此武德四年事也。新書別無考核。特據舊書小變其文。改欽州守領爲欽守。而南板妄以守字易賊字。且訛汪爲江。謬甚矣。羅鄂州小集內汪王廟考實。其辨納欵一條云。今武德告命具存。所以褒表者。其語明甚。而舊書本紀不著歸唐月日。新書雖於武德四年九月命子書降。至列傳杜伏威遣王雄誕來伐。又不著其已受唐命。反更追書稱王時事。遂使覽者徒見紀傳所書。皆在四年。因指爲一事。意王負固累歲。而伏威雄誕以天子之命來討。力窮勢蹙。至是始降耳。則與告命所謂遠送欵誠者。豈不相戾耶。蓋雄誕來伐。雖亦以此年然。王送唐欵實先之。所謂九月命子者。月九日也。告命以此月二十二日下。則欵之至唐。與其封拜。皆不出九月中。而雄誕之來。乃在是冬。按資治通鑑。王遣使歸唐。載於九月。而雄誕來伐。別載於十一月。則是歸唐已受封拜。而伏威雄誕自以私意伐。

之王越伏威之境歸之天子伏威之黨疾王歸唐不出於已因襲之
以爲已功此淮陰擊已降之類初不害王之先識也若夫王之屈於
伏威雖出於不得已然彼方以行臺自名吾爲唐行臺屈耳肯遽出
其下哉考王歸附之初高祖以大國重使見處及貞觀之間典宿衛
者二十年太宗遠伐委之筦鑰非夙嘉其節而深信其心何以及此
告命所表雖漢命令稱忠殆不若此之明也程篁墩先生作烏龍山
忠烈廟記畧曰煬之不道古未有也朱子綱目於大業之盜悉以起
兵書之而不曰反明人人得而誅之也於煬之死書隋人弑其君廣
而不曰帝明非共主也越公生當其時蓋有西向問罪之志而力弗
逮其得民心如秦之吳芮非叛吏也唐公入關天下大勢已合則秦
而歸諸有道其知機達變如漢之竇融非降虜也出處之正名節之
完苟有良史必將列諸吳竇之間君子從而予之矣以上羅程兩公
之論皆能論世知人非劉昫宋祁所可企及也若元順帝至元元年

封爲昭忠廣仁武烈靈顯王。元史本紀稱爲徽州土神。蓋王之太節，不明於世久矣。又按羅公於乾道五年九月，撰汪王廟考實，凡十一條。曰：王諱曰姓氏，曰州望，曰境土，曰治所，曰納款，曰官閥，曰夫人，曰廟貌，曰碑記，曰從祀。後有跋語百九十言，載在鄂州小集。

郭令公八子七壻

郭令公八子七壻，自談賓錄訛作子七人，壻八人。沿訛至今。按八子者，曜、玠、晞、晫、晤、暖、暉、映也。曜，太子賓客，加官太子少保，襲封代國公。晞，檢校工部尚書，守太子賓客，趙國公。暖，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改太常卿，襲封代國公。暉，右金吾將軍，祁國公。代宗朝，歷司農卿，檢校左庶子，轉太府卿，拜左金吾衛大將軍，映，太子左諭德。其玠、晫、晤三子，未詳何官。七壻者，太僕卿趙縱，少府少監李洞，清光祿卿王宰，鄂岳觀察使吳仲孺。其三人未詳。石墨鐫華跋郭敬之家廟碑云：敬之，令公父也。其碑顏魯公撰并書，在今陝西布政司署。碑陰

述汾陽兄弟九人皆列大位不止史所稱幼明一人而已其他封拜多與史異惜未得搨本一觀之又考令公子孫尚主者四曖尙代宗第四女昇平公主曖子縱順宗在東宮以女德陽郡主尙之及卽位改封漢陽公主曖子釗之子仲恭尙金堂公主仲辭尙饒陽公主皆穆宗女也至德宗紀所載貞元十二年五月曖弟煦暄坐代宗忌日宴飲貶官歸第煦暄應是曖之從弟耳金史郭企忠傳云郭氏自子儀至承勳皆節鎮北方唐季承勳入於遼子孫繼爲天德軍節度使至昌金降爲副使企忠襲父官徙所部居韓州後遷天德軍節度使累遷金吾衛上將軍元史郭寶玉字玉成華州鄭縣人唐中書令子儀之裔金末封汾陽郡公降元授抄馬都鎮撫累遷斷事官子德海爲元抄馬彈壓遷右護軍德山元萬戶德海子侃從平西域世祖時擢萬戶江南平遷知寧海州子秉仁秉義自唐至元見於史者郭氏代有傳人明史於列傳不詳先世莫可考矣

崔羣

韋絢撰劉賓客嘉話錄有云韓十八愈直是太輕薄謂李二十六程曰某與丞相崔大羣同年往還直是聰明過人李曰何處是過人者韓曰共某往還二十餘年不曾共說着文章此豈不是敏慧過人也按此與釋言篇所云相國豈知我哉者正復相似蓋謗詞也貞元八年韓與崔同舉進士並出陸宣公之門所謂龍虎榜者是也公與崔交誼之厚讀集中詩文可見詩則有游青龍寺贈崔大補闕及和崔舍人詠月二十韻文則有與崔羣書其言心所仰服考之言行而無瑕尤窺之聞與而不見畛域明白淳粹輝光日新亦可謂推重之至矣外集又有除崔羣戶部侍郎制況酬贈有詩豈得謂不曾說着文章乎公集中其於同年之有詩文可考者獨李觀王涯馮宿與崔羣爲多其曾有書論文者則祇一馮宿其他若歐陽詹之才也集內獨哀辭并序而哀辭則公特書一通以遺崔羣此豈非共說文字之一証乎嘉話錄之爲謗

詞更無可疑矣。至如李元綱厚德錄稱韓魏公知歐陽永叔不以繫詞爲孔子書又多以文中子爲可取中書相會累年未嘗與之言及此則所以待固執已見者耳。

韓文公

孔毅夫雜說稱退之晚年有聲妓而服金石藥引張文昌詩云爲出二侍女合彈琵琶箏白香山詩云退之服硫黃一病訖不痊謂退之嘗譏人不解文字飲而自敗於女妓作李博士墓誌戒人服金石藥而自餌硫黃陳后山詩話亦同俗人故援此爲口實也嘗攷韓公二

妾號絳桃柳枝者僅見王讜唐語林及邵氏聞見錄聞見錄作借桃風與其引韓

集詩云不見園花并巷柳馬頭惟有月團圓以爲寄意二妹之作又

云別來楊柳街頭樹擺亂春風只欲飛并疑柳枝有踰垣追獲之事

竊謂絳桃柳枝之名亦由詩中有園花巷柳楊柳桃李之字四詩云隴

李在遂以設爲之名而文昌所指二侍女者侍女而已矣何必傳其名

哉文昌承韓公指教相知最深是以文酒之會得見其侍女於其沒也敘交契之踰等至于此而豈攻詰其短歟不然博塞之戲無實之談文昌猶致書悻悻焉何獨於聲妓隱而不言至白傅思舊一詩則呂汲公嘗明之云衛中立字退之餌奇藥求不死而卒死樂天所指服硫黃而一病不瘥者乃中立也唐語林又言韓愈病卒召羣僚曰吾不藥今將病死矣汝詳視吾手足肢體無誰人云夫韓公之行事則新舊唐書載之矣其言則本集傳之矣文人樂聞邪說以誣謗前賢是則叔孫武叔毀仲尼幸而其言無聞耳設有聞焉亦將以叔孫而上疑孔子乎嗟乎書有伊訓太命咸有一德而覽竹書之紀信太命殺伊尹之或然詩有崧高蒸民韓奕江漢而彈履霜之操疑吉甫感後妻之不德邪說之行豈不關於人心風俗也哉

何易于高妹妹楊氏

孫可之書何易于新唐書採之以入循吏傳畧加刪節而訛謬立見

如文云是時故相國裴公刺史綿州獨能嘉易于治嘗從觀其政導
從不過三人其合易于廉如是此如北史序傳所載尚書袁叔德來
候李僧伽先減僕從然後入門之意蓋導從者裴公之導從也故曰
合易于廉新唐書改曰導侍不過三人廉約益資性云則竟指爲易
子之導侍矣又如閣詔焚茶一事文曰觀察使聞其狀以易于挺身
爲民卒不加劾新唐書改曰素賢之不劾也素字乃屬臆度而觀察
之感於其事反沒其意矣治益昌三年獄無繫民蓋治至三年其效
如此今改曰獄三年無囚則是易于始至便囹圄空虛矣李習之作
高愍女碑楊烈婦傳唐書亦皆採入列女於事無改也而字句刪換
無復凜凜生氣卽文章詳畧工拙之故亦於此可見焉

唐六臣

周三臣

馮道諸人

五代史作唐六臣傳張文蔚楊涉

俱唐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張策

唐翰林學士

趙光逢

唐太常卿

薛貽矩

唐史部尚書

蘇循

唐禮部尚書

六臣以循爲首惡亦不得其死餘皆仕梁皆

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宋史作周二臣傳韓通

住美為奉國指揮世宗以
為檢校太尉同平章事為軍校

手彙昇

李筠

後唐為檢校指揮使後晉戰契丹有功為漢博州刺史周
祖以為昭義節度使加同平章事世宗加特中赴火死

李重進

周太祖之甥仕
後晉為殿直漢

初從周祖為殿前都指揮使世宗進同平章事
加檢校太尉恭帝投淮南道節度使從火自焚

唐六臣不忠於唐者也周二臣忠於

周者也宋使云韓通不傳於宋則忠義之志何所託而存乎李筠李

重進舊史書叛叛與否未易言也洛邑所謂頑民非殷之忠臣乎孔

子定書不改其舊稱焉或曰三人者嘗臣唐晉漢矣曰智氏之豫讓

非歟宋史立傳之意如此五代史不為韓通立傳見譏於時豈以通

嘗事漢耶然三臣不可以馮道為比馮道事五姓十君作長樂老序

歐公謂其無廉耻而事數朝者不獨五代史之雜傳也

唐六臣傳楊少之
子疑式器事漢唐

晉漢周官
太子太保

宋史所載如范質

後唐進士事晉漢周入
宋知侍中侍魯國公

王易簡

事梁唐周入
宋加少傅

符彥卿

事唐晉漢周入
宋加少傅

事唐晉漢周至
宋加守太師

羅彥瓌

事晉漢周為宋
安國軍節度使

王景

事唐晉漢周至
宋封太原郡王

侯益

事唐晉漢周至宋
歸漢降周宋遣賜器幣水

朝

趙贊

父延壽尚唐明宗女賜贊童子及
第事契丹漢周入宋封魏國公

劉溫叟

事唐晉漢周為
宋御史中丞

藥元福

事唐晉漢周至宋
加檢校太師

王彥超

事唐晉漢周至
宋封魏國公

竇貞固

事唐晉漢周封沂
國公宋赴闕辭位

劉濤

事唐晉漢周復
為宋檢書監

李濤

事梁晉漢
周為宋兵

部尚

李穀

事晉漢周封趙國公宋賜器幣

邊歸謹

事晉漢周爲宋戶部尚書

張鑄

爲宋刑部尚書

邊光範

事晉漢周

漢周爲宋

張昭

事唐晉漢周封公宋吏部尚書

竇儀

事晉漢周爲宋禮部尚書

竇儼

事晉漢周爲宋禮部侍郎

陶穀

事晉漢周

尚書宋祖禪文出諸使中

呂餘慶

事晉漢周爲宋參知政事

薛居正

唐進士歷事晉漢周至宋進位司空

扈蒙

晉進士事漢周爲宋工部尚書楊

昭儉

事唐晉周爲宋工部尚書

魚崇諒

事唐晉契丹漢周爲宋尚書

顏行

歷事五代卒於宋

劇可久

事唐晉周爲宋光祿卿

蘇

曉

事唐漢周爲宋漢議大夫

高防

事晉漢周爲宋尚書左丞

俱事數朝

他如王溥王著魏仁浦李穆

趙逢輩但爲周臣。而如劉載、劉熙古、張澹、高錫、馮瓚、邊珣、董樞、馬令

琮、杜漢徽、石曦不登崇秩者，尤不勝舉。所惜范魯公之賢，太宗已惜

其欠世宗一死，所作戒子詩，歷序官閥，朱子小學中乃刪其前半首。

史稱魯公臨死，戒其子勿請諡立碑，此視馮道之自序老而獲安，老

而自樂者，爲羞惡之未泯矣。宋紹興中，陳公輔疏論王安石學術壞

人心，曰：王莽之篡，揚雄不能死，又仕之，更爲劇秦美新之文。安石乃

曰：雄之仕，合於孔子無可無不可之義。五季之亂，馮道事四姓八君，

安石乃曰：道在五代時，善避難以存身，使公卿大夫皆師安石之言。

...

宜其無氣節忠義也。按宋以來稱美馮道者，前惟王介甫，後惟李卓吾。

邯鄲夢乃蕭嵩事

唐沈既濟撰枕中記述盧生遇呂翁事。此記又傳是李鄴侯作李沈皆代宗時人。距記所指開元七年，在後四十年。蓋好事者假托爲李爲沈，皆不可信也。崔盧唐之望族，故稱盧生娶崔氏女，其夢在開元七年，而夢中與蕭嵩裴光庭同執大政，考裴光庭以東封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在開元十三年。蕭嵩同中書門下三品，在十六年。其明年兼中書令，至回紇殺涼州守將王君奐，乃開元十六年事。君奐傳係作十五年君奐自開元九年，郭知運卒，乃代知運爲河西隴右節度使。判涼州都督事。夢在七年，君奐尙爲右衛副率耳。大概傳中情事皆彷彿蕭嵩生平而爲之。如吐番大將悉諾邏恭祿及燭龍莽布支攻陷瓜州，殺王君奐於鞏籠驛，乃以嵩爲河西節度使，判涼州事，大破

吐番後嵩爲李林甫發其賂中官牛仙童事貶青州刺史尋又拜大子太師此卽夢中之黜陟也嵩未入仕時宣州人夏榮有相術謂蕭郎一門盡貴官位高而有壽嵩至天寶八年年八十餘薨近日作傳奇者并實以嵩之縱反間於吐番贊普召悉諾邏誅之一事則直以盧生爲嵩矣舊唐書稱嵩性好服餌於園林植藥合鍊自適故記比之神仙且中宗神龍時嵩嘗爲洛州參軍見重於洛州刺史桓彥範邯鄲自代宗永泰時始隸磁州則自廣德以前正是洛州所屬而所謂呂翁者殆卽指夏榮也觀其紀事詳盡生五子之名歷歷可指而生與翁其名俱不傳惟其事皆實斯其人皆虛耳至朱世緯康熙間永年縣志稱城西四十里呂固村有呂翁墓卽生所遇者地近邯鄲邯鄲縣舊志中古蹟有盧英宅今兩縣新志嫌其附會皆爲刪去然生所遇之呂翁要非世俗所傳呂岩字洞賓者也岩之出處宋史陳搏傳云關西逸人呂洞賓有劍術百餘歲而童顏頃刻數百里吾鄉

厲孝廉鶚作宋詩紀事考是唐德宗朝呂渭之孫懿宗咸通中舉進士不第。值黃巢亂。攜家隱居終南山。時至陳搏室。而釋史載純陽文集。又稱是德宗貞元十四年生。文宗開成二年舉進士第。考其事跡多顯於宋。雜見於蒙齋筆談。避暑錄話等書。去盧生遇呂翁時。皆在後百數十年矣。王鳳洲四部稿有過邯鄲呂翁祠古風一章。中云。誤傳茲事屬劍叟。不識開元年爲誰。近又見鳳洲讀書後有一條云。真仙通鑑純陽傳。不當入邯鄲盧生事。邯鄲呂翁。開元中所遇也。純陽尙未生。此二條最爲有識。特未能証盧生之爲蕭嵩耳。且也洞賓於鍾離權執弟子禮。純陽文集謂洞賓遇雲房子於長安道中。共炊有夢。及醒而雲房有黃梁猶未熟。一夢到華胥之句。則洞賓又爲夢中人也。墨莊漫錄載元符初。胡詠之朝散於弋陽遇一道士。書詩授詠之。寄章子厚。有云。種成白璧人何處。熟了黃梁夢未回。其詩亦傳爲呂仙作。豈呂自以其事作典故用耶。要之呂翁與洞賓。鑿然兩人也。

而肥鄉縣志乃有呂仙弟子柳條青號扶胥者因扶卍之言列於仙釋之首則尤鄙倍耳

肥鄉縣志乃賀應旌所作賈有名於時稱廣平七先生之一

四女寺之訛

唐女學士尚宮宋若昭新舊唐書俱載在后妃傳其父庭芬

新唐書庭作廷

五女若華

新書作華

若昭若倫若憲若荀皆善屬文嘗白父母誓不嫁人

願以藝學揚名顯親若華教誨四妹有如嚴師著女論語十篇其言模倣論語以韋逞母宣文君宋氏代仲尼以曹大家等代顏閔其推

尊宣文應以其宋氏也若昭注解德宗貞元四年以昭義節度使李

抱真表薦俱召入宮試詩賦兼問經史大義帝咨美悉留宮中嘉其

節概不以宮妾遇之自貞元七年以後宮中記注簿籍若華掌之憲

宗元和末若華卒贈河內郡君穆宗令若昭代司其職拜尚宮自憲

穆敬二帝皆呼爲先生進封梁國夫人敬宗寶歷初卒以鹵簿葬

新書

曰卒贈梁國夫人

人生封死贈異若倫若荀俱早卒敬宗令若憲代司官籍文宗好文尤重

之太和中李訓鄭注干竊時權訓注惡宰相李宗閔構宗閔爲吏部侍郎時令駙馬都尉沈彥通賂於若憲求爲宰相文宗怒幽若憲於外第賜死若憲弟姪女婿等連坐者十三人皆流嶺表訓注敗文宗悟其誣構深惜其才五女乃貝州清陽人唐清陽爲貝州治所宋熙寧四年省入清河今東昌府恩縣正貝州地有五女冢又有四女寺在故城縣東南十八里接恩縣界臨衛河亦名孝女廟俗傳五女因父母無子故不嫁衣冠如男子塑像肖之以若憲有罪故不祀寺中碑記四女者出自俗流以余考之史稱性皆素潔鄙薰澤濃妝新書不尙方華之飾舊書並無服男子服之事其始不願歸人乃欲以藝學顯揚亦非父母無子之故若憲死而弟姪連坐舊書則有弟姪矣庭芬男獨愚不可教爲民終身新書則庭芬固有子矣五女之死一在元和一在寶歷一在太和其二未詳既不同時未必合冢若憲死後文宗悟而惜之非其罪也何爲當黜尙官爲官官之首二妃而下品居第五

故史稱不以宮妾遇之。且不入列女傳。而入后妃傳。顯然嬪御之列。豈是終身不嫁者。五女留宮。庭芬受饒州司馬。此時無一女在家。養親。蓋五女無男。乃漢倉公事。女服男子服。乃樂府木蘭。及南齊婁逞。五代蜀王崇。報事俗人牽併而強附之。考一統志。四柳樹鎮一名四女祠。在故城縣。因考元史百官志。有四柳樹倉監大使。副各一員。則四女寺。乃以四柳樹音轉而訛耳。地近五女冢。俗人求其剛。五爲四之故。不可得。遂以若憲有罪黜之。豈不冤哉。近作北河續記者。云四女樹在恩縣西北五十里。地名安樂鎮。有古槐一株。相傳有四女不嫁。同植此樹。則尤訛。以傳訛矣。制府方恪敏公集中。有過四女寺詩。乃關寺內碑記而作。余指其誤。公以集已刊成。不復改也。擬另爲詩以正之。竟久而不就。

楊誠齋陸放翁

楊誠齋陸放翁。不獨詩文名世也。其人皆賢者。然史稱韓侂胄欲網

羅四方知名士。相羽翼嘗築南園。屬萬里爲之記。許以掖垣。萬里曰。官可棄。記不可作也。侂胄恚。改命他人。卧家十五年。皆其柄國之日也。而游晚年再出。爲侂胄撰南園闕古泉記。朱子嘗以陸務觀能太高。迹太近。恐爲有力者所牽挽。不能全其晚節。後世士大夫負文望者。罔不營心名利。其能顧及清議幾人哉。史又言。侂胄專僭日益甚。萬里憂憤。怏怏成疾。家人知其憂國也。凡邸吏之報時政者。皆不以告。忽族子自外至。遽言侂胄用兵事。萬里慟哭失聲。亟呼紙書。侂胄姦臣謀危社稷。吾報國無路。惟有孤憤等語。又書十四言。別妻子。筆落而逝。而葉紹翁四朝聞見錄云。陸公早退居。往來雲門若邪。韓侂胄固欲其出。落致仕。除次對。公勉爲之出。韓喜附已。至出所愛四夫人。擘阮琴起舞。索公爲詞。有飛上錦裯紅皺之語。公臨終。以詩示其子云。王師剋復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示兒詩上二句云。死去原知萬事空。但恐不見九州同。公之心。方暴白於易簣之時矣。此雖曲爲之解。然可見放翁之心。固不以

侂胄之北伐爲非矣。

太學生上書

宋太學生上書始於徽宗大觀三年。太學生陳朝老疏蔡京之惡十四事。士人爭相傳寫。又十六年。至宣和七年。欽宗卽位。而有陳東、東凡七上書。其一請誅蔡京、梁師成、李彥、朱勔、王黼、童貫六賊。其一童貫挾徽宗東行。請追貫還。正典刑。其一金人迫京師。又請誅六賊。其一請用李綱。斥李邦彥等。其一又請誅蔡氏。此五上書皆在太學時。其一乞留李綱。而罷黃潛善、汪伯彥。其一請親征以還。二聖治諸將不進兵之罪。以作士氣。車駕歸京師。勿幸金陵。此兩上書皆在高宗召赴行在時。內惟請誅六賊。及論李綱。乃率諸生高登等。餘皆東一人言耳。時與東同斬於市者。有撫州布衣歐陽徹。亦以上書得罪。越三年。高宗感悟。贈東、徹俱承事郎。東無子。官有服親一人。劉豫卽位。立陳東、歐陽徹廟。於歸德。如張巡許遠制。此在高宗贈官之書。東、徹子雖亂。賊子亦祀也。及駕過鎮江。東乃鎮江丹陽人。遣守臣祭東墓。賜緡。

錢五百。紹興四年，東徹並加朝奉郎，秘閣脩撰，官其後二人。賜田十頃，戴埴鼠璞云：高宗嘗曰：朕卽位，聽用非人，至今痛恨之。贈官推恩未足，稱朕悔過之意。死者不可復生，追痛無已。聖心惻怛如此。高登凡六上書。高宗時，召赴都堂審察，上疏萬言，及時議六篇，授古縣令。秦檜惡之，謫漳州。又後五十年，朱子爲漳州守，乞褒贈紹興末太學生程宏圖。上書訟岳飛冤，詔飛家自便。至孝宗淳熙時，太學生乃有受賂陳書者。監察御史洪天錫論宦者盧允升、董宋臣疏留中不下。趙崇璠移書左丞相謝方叔翼曰：御筆授天錫大理少卿，天錫辭去。宦者賂太學生林自養，力詆天錫方叔，乞誅二人。學舍惡自養黨奸，相與鳴鼓攻之。上書申其罪，是一小人不足以掩衆君子也。光宗紹熙五年，光宗以疾久不省，重華宮太學生汪安仁等二百餘人上書。寧宗慶元元年，韓侂胄引李沐爲右正言，劾趙汝愚。竄永州。侍御史章穎以奏留汝愚，斥逐太學生楊宏中、林仲麟、徐範、張衡、蔣傅、周端。

朝上書辨誣皆被罪天下號爲六君子。又寧宗時王居安以言事奪官。太學諸生有舉幡乞留者。逮理宗淳祐十年丁大全劾丞相董槐去國。太學生劉黻陳宗黃唯陳宜中林則祖伏闕上書。後程公許黃之純被誣劾罷出。黻又率諸生上書。劉漢弼劾史嵩之之黨。感未疾。遂卒。人皆疑嵩之致毒。太學生蔡德潤等百七十有三人伏闕上書。以爲暴卒。杜範劾李鳴復。太學諸生亦上書交攻之。後範去政府。太學諸生又上書留範。史嵩之父喪起復。右丞相。太學生黃愷伯金九萬孫翼鳳等百四十四人上書論嵩之不當起復。陳垓劾程公許。太學生劉黻等百餘人上書論垓。徐元杰暴疾卒。三學諸生相繼叩闕訟冤。丁大全爲諫議大夫。三學諸生叩闕言不可。詔禁戒。旋逮諸生下獄。宋末有太學生蕭規葉李等上書言買似道專政。而帝昴德祐時王爚之子。嗾太學劉九臯等上書言宜中擅權庇趙溢。其誤國甚於似道。宜中遂去。遣使四輩召之不至。乃命臨安府捕逮太學生。下

劉九臯等臨安獄罷王煥遣使召宜中還元兵至宜中仍遁當時太學生動輒上書誠衰世之景象而公論所在亦有以愧庸惡陋劣者矣嗟乎宋之亡也陸秀夫張世傑文天祥而下忠節之士固多而元兵之至廷臣自丞相留夢炎陳宜中參知政事常楫僉書樞密院夏士林黃鏞尙書丁應奎侍郎徐宗仁右正言徐直方右司諫陳孟虎監察御史孔應得皆先期而遁卽以參知政事陳文龍之節也權禮部尙書王應麟之賢也亦以遁書時曾遣使召夢炎應麟皆不至獨有三學生誓死不去特與放褐出身元旣平宋發三學諸生赴京師有太學生徐應鑣父子四人同赴井死善之元史豈不卓哉

應鑣事詳宋史忠義

大將通左傳

古今用兵之道多出左傳江表傳稱關壯彊好左氏傳諷誦畧能上口權德輿作渾瑊神道碑謂雅好左氏春秋班氏史宋史狄青傳云尹洙爲經畧判官薦於經畧使韓琦范仲淹仲淹以左氏春秋授之

曰將不知古今匹夫勇耳

范傳曰孰此可以斷大事

青折節讀書通秦漢以來將帥

兵法儒林何涉傳涉所至多建學館勸誨諸生雖在軍中亦常爲諸將講左氏春秋狄青之徒皆橫經以聽仁宗時名將郭逵與狄青並稱逵亦曾隸仲淹麾下仲淹勉以問學神宗時林廣學通左氏春秋名聞西夏史論引孫權呂蒙學文武爲比岳忠武傳云家貧力學尤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補承信郎遷秉義郎緜留守宗澤康王卽位上書劾黃潛善汪伯彥以越職奪官歸詣河北招討使張所待以國士充中軍統領所問曰汝能敵幾何對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藥枝曳柴以敗荆莫敖采樵以致絞皆謀定也所矍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宋史論曰史稱關雲長通春秋左氏學然未嘗見其文章某北伐軍至汴梁之朱仙鎮有詔班師某自爲表荅詔忠義之言流出肺腑真有諸葛孔明之風不知傳內何以不載此表也李好義誅吳曦下西和其生平喜誦孟子及左傳以爲終身行此足矣好義之所

以爲忠壯也。獨恠紹興初，高宗以左氏傳付胡安國點句正音，安國奏春秋經世大典，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今方思濟艱難，左氏繁碎，不宜虛費光陰，耽玩文采，莫若潛心聖經，考胡氏春秋傳序，謂得討亂賊闕邪說之大法，顧讀其書，而曾不知所言爲何事，則春秋真空言矣，更於何處潛心以濟艱難也。

狄青盧秉

宋史狄青

字漢臣汾州西河人

討儂智高，旣敗賊於邕州，按兵入城，梟賊黨，斂尸

爲京觀於城北隅，時賊尸有衣金龍衣者，衆謂智高已死，欲以上聞。青曰：安知非詐耶？寧失智高，不敢誣朝廷以貪功也。蠻夷傳余靖獲阿儂，及智高弟智光子繼宗，繼封檻至京師，日給食，欲以誘智高，或傳智高死，乃棄市。旣而西川奏智高未死，謀寇黎雅州，然智高卒不出，莫知其存亡。夫智高卽果死，事無確証，武襄當日固不肯以疑似而行欺妄也。乃孫公談圃云：青破智高，是時智高可擒，青疑有伏兵。

乃止。揣度之言，豈爲定論乎？又盧秉盧革之子知渭州，夏曾仁多鬼丁，犯熙河定西城，秉治兵瓦亭，分兩將駐靜邊，若夏人至，縱擊之，皆奔潰。或言鬼丁已死，有識其衣冠者，諸將請以聞，秉曰：「幕府上功，患不實，吾敢以疑似成欺乎？」他日物色之，鬼丁果死，詔褒賜服馬金幣，且使上所獲器鉞，此其忠慎與狄同也。若夢溪筆談云：蜀中劇賊李順，陷劍南西川，後王師破賊，梟李順，收復西川。至景祐中，有人告李順尚在，廣州巡檢使陳文璉捕得之，年已七十餘，囚赴闕，覆按皆實。朝廷以平蜀將士功賞已行，不欲暴其事，賞文璉二官，仍閣門祇候。宋政失於寬縱，於此益見狄盧之不可及矣。

宋禮

南旺分水

南旺分水龍王廟，行人悉其原委者，殊少。考明史河渠志及宋禮傳，俱載之，而宋傳尤詳。傳云：禮字大本，河南永寧人。永樂二年，拜工部尚書。九年，命開會通河禮以會通之源，必資汶水，乃用汶上老人白

英策築堤城及戴村壩橫亘五里遏汶流使無南入洸而北歸海。滙諸泉之水盡出汶上至南旺中分之爲二道。南流接徐沛者十之四。北流達臨清者十之六。南旺者地勢高決其水。南北皆注。所謂水脊也。因相地置閘以時蓄洩。自分水北至臨清地降九十尺。置閘十有七。而達於衛。南至沽頭地降百十有六尺。置閘二十有一。而達於淮。論漕渠功第一。受上賞。又治水筌蹄云。宋少保禮於永樂九年。因元舊始開會通河五百里。然非述者。蓋作者也。元人因山東之泉。悉入汶河。又以汶河雜洸。洸併泗。不能勝東注。則爲堽城壩。截汶會洸。泗西南流以會於濟。寧州之天井閘而分水焉。南截諸淮。安入海。北截諸天津入海。不知陽穀壽張之交地勢聳於濟寧數丈。而可倒使北注乎。少保公患之。適有戴村老人白英者。獻策導使趨南旺。少保乃造梁窰汶之入洸者。大壩戴村。遏汶之入坎河者。開新渠百十有餘里。抵南旺而分注之。九年道大通。爲罷海運。朱國禎湧幢小品曰。宋

尙書沒後至萬歷元年總河萬恭追頌其功立祠贈太子太保蔭一
孫入監白英先以平頂巾執工簿立于傍亦賜冠帶坐世命一人充
冠帶老人管河夫坎河之灘孫承澤春明夢餘錄謂宋公之功當爲
第一都督周公侍郎金公亦不可不謂之賢勞傳謂宋公有微過朝
廷督責之革其冠帶止服儒巾治事其權中微而平江之功愈彰平江伯陳瑄以龍海運命理漕河事故今惟頌平江伯而不及宋公邱文莊公嘗過會通河有
感賦詩曰清江浦上臨清關簫鼓叢祠飲餞餘幾度會通河上過更
無人說宋尙書李文正公亦有詩意畧相似後主事王寵始請於朝
祠祀於分水龍王廟之傍所指周金二公者金純字德修泗州人刑部左侍郎晉禮部尙書周長天長人官督糧卒贈萊陽伯諡忠毅皆與宋公同治會通河者又有濟寧同知潘敘正居人太乃當時始奏請開漕渠者不知今祠內亦得並祀諸公否也

楊海周二忠

勝國忠貞傑出之臣有因傳奇而其名益爲婦孺所共知亦因傳奇

而事實致訛。若楊忠愍、海忠介、周忠武，雖士大夫亦不覺也。考史、楊

繼盛

字仲芳，號叔山，容城人。

劾嚴嵩十大罪，五奸嵩見疏內，召問二王，語喜。

嘉靖二十六年進士。

謂可指此爲罪，密構於帝。帝大怒，下詔獄。侍郎王學益受嵩屬，坐詐

傳親王令旨，律絞。繫三載，會都御史張經、李天寵坐大辟，嵩揣帝意

必殺二人，比秋審，因附繼盛名並奏，遂棄西市。年四十，是則忠愍之

死，乃絞也，非斬也。海瑞

字文賢，號剛峯，瓊山人。舉鄉試，歷南平教諭、澤潯安知縣。

鄢懋卿行部過，供具甚

薄，懋卿恚甚，雖爲歛威去，而屬巡鹽御史袁淳論瑞，謫官。後爲戶部

主事，上疏諫脩齋醮，帝大怒，抵之地。少頃復取閱，日再三留中者數

日，嘗曰：此人可方比干。第朕非紂耳。會帝有疾，逮下詔獄，論死。穆宗

立，乃釋，復官。歷巡撫應天，改督南京糧儲，將履新任，高拱掌吏部，素

銜瑞，并其職於南京戶部。瑞遂謝病歸。張居正當國，憚瑞峭直，中外

交薦，卒不召。居正卒，乃召爲南京吏部侍郎。年已七十二矣。是忠介

於居正當國時，未曾在位，豈嘗劾之乎？周遇吉

無字，綿州衛人。

賊攻寧武城陷。

遇吉巷戰馬蹶徒步跳蕩手格殺數十人身被矢如蝟竟爲賊執大罵不屈賊懸之高竿叢射殺之復擲其肉其舍中兒先從遇吉出闕死亡畧盡夫人劉氏素勇健率婦女數十人據山巔公廨登屋而射每一矢斃一賊賊不敢逼縱火焚之闔家盡死賊死傷多欲還秦圖後舉而大同總兵姜瓖降表至宣府總兵王承慶表亦至賊乃進抵居庸太監杜之秩總兵唐通復開門延之京師遂不守賊每語人曰他鎮復有一周總兵吾安得至此又寧武兵備副使王孕懋字有懷霸州人進士由太原知府遷自成旣陷太原遣使說降孕懋斬之與遇吉共守城陷自殺妻楊投井殉之附見蔡懋德傳是忠武爲賊所執而劉夫人之戰績與王副使之共守蓋知之者鮮矣孫維城傳云曾有僞爲海瑞勅居正疏有播之駭投俗傳蓋因此而說

鄭鄭

明鄭鄭事顧亭林集中有陸貢士來復述昔年代許舍人草疏攻鄭之詩云宵人何意附東林中用然犀射隼爲喻後考其事殊不然明

史奸臣溫體仁傳云庶吉士鄭鄮與文震孟同建言相友善也其從
母舅大學士吳宗達已謝政歸體仁劾鄮假乩仙判詞逼父震先杖
母言出宗達帝震怒下鄮獄其後體仁已去而帝怒鄮甚不俟左證
磔死又劉念臺文集有身切時艱疏云鄭鄮雖久干鄉議而杖母之
獄欲以誣告坐亦何以示敦倫之化年譜注云鄮武進庶常也與洪
澳孫公名與行
證文介同邑相友善天啟初以申救文閣學降謫家居素擅才
名見忌於鄉及文公入閣孫公起宗伯並貽書於鄮促之入都鄮亦
翼藉二公圖柄用見人輒謾罵體仁謂吾必露章參奸輔體仁偵知
之遂糾鄮逼父杖母大逆逮入詔獄復陰囑同邑中書許曠出疏証
之詔磔諸市按坐以誣告不知何指史既無可考且曠以疏証豈得
謂不俟左證耶注語皆與史不合黃石齋辭掌局疏云文章意氣坎
坷磊落臣不如鄭鄮帝責以顛倒是非公復營護鄮嚴有切責公卿
多藉不如鄭語爲口實楊嗣昌上言鄮杖母禽獸不如今道周又不

如鄧欲庇凶徒。公對帝以爲衆惡必察。夫是非未定之事。當以君子所言爲定。黃與溫孰爲君子哉。今武進人且有稱鄧爲孝子者。以爲宵人未必然也。而恃才傲物。至於被惡名。罹極刑。負才者可無戒乎。又按文震孟於天啟二年及第。鄧以疏爭文震孟廷杖事。貶秩調外。當是四年。楊左削籍之時。至六年。又以太倉進士顧同寅生員孫文豸。以詩悼惜熊廷弼。御史門克新指爲妖言。波及鄧。斥爲民。見文震孟傳。震孟入閣。乃崇正八年。鄧爲民已二十年矣。吳宗達明史無傳。考本紀及表。崇正三年。以禮部尙書與溫體仁同兼東閣大學士。晉文淵閣。五年。晉戶部。武英殿。六年。晉吏部。建極殿。七年。晉中極殿。八年五月。致仕。七月。文公入閣。十一月。卽閒住。

秦良玉

忠州人。秦氏良玉。四川石柱宣撫使馬千乘之妻也。萬歷二十七年。與其夫從征播州。明年正月。連破金筑七寨。取桑木關。爲南川路戰。

功第二千乘爲部民所訟瘼死雲陽獄良玉代襲其職所部號曰桿

兵泰昌初援遼賜三品服天啟元年加二品服奢崇明圍成都良玉

鼓行而西賊解圍去封夫人授都督僉事充總兵官先後攻克紅崖

墩觀音寺青山墩諸大巢蜀賊底定崇正三年永平四城失守奉詔

勤王出家財濟餉帝召見平臺賜綵幣羊酒御製四詩其一曰蜀錦

征二甫野
舞作紅袍手製成桃花馬上請長纓世間不少奇男子誰肯沙場萬

里行已還蜀專辦蜀賊七年賊陷夔州圍太平良玉至乃走十三年

扼羅汝才於巫山連敗賊於馬家寨譚家坪仙寺嶺斬其魁東山虎

奪汝才大纛禽其渠副塌天川撫邵捷春所倚惟良玉及張令二軍

綿州知州陸遜之罷官歸捷春使按行壘良玉爲置酒語遜之曰邵

公不知兵吾一婦人受國恩誼應死獨恨與邵公同死耳遜之問故

曰邵公移我自近去所駐重慶僅三四十里而遣張令守黃泥窪失

地利賊據歸巫萬山巔俯瞰吾營鐵騎建瓴下張令必破令破及我

我敗尙能救重慶急乎且督師

謂楊嗣昌

以蜀爲壑邵公不以此時爭山

奪險令賊無敢卽我而坐以設防此敗道也遜之深然之其年十月

張獻忠從上馬渡過軍良玉偕張令扼之竹箇坪令被射死良玉單

騎獻計於捷春捷春謝其計乃歎息歸獻忠陷楚將復入蜀良玉圖

全蜀形勢上之巡撫陳士奇請益兵守十三隘士奇不能用及全蜀

陷良玉號咷曰吾兄弟

兄弟皆民皆皆戰死

皆死王事吾以一婦人受國恩二

十年今不幸至此其敢以餘年事逆賊哉悉召所部約曰有從賊者

殺無赦獻忠鑄金印齎之易其官不爲動賊遍招土司獨無敢至石

砣者獻忠死後良玉以壽終于祥麟投宣慰使竹垞詩話曰野紀謂

良玉有男妾十數人而夔州李吉士長祥力辨其誣謂陸遜之按諸

營良玉冠帶設佩刀出見酒數巡遜之與論兵事誤曳其袖良玉引

佩刀自斷之嚴肅若此余謂此不必以佩刀事証也良玉征播乃萬

歷二十七年事宴陸遜之乃崇正十三年事相隔四十二年其征播

必年在二十左右又四十年已六十歲人矣爲帥領兵豈得旁無男子而如二申野錄蠻司合志等誣以男妾豈所謂知人論世者乎女子知兵自古多有或附見其夫之傳而如譙國沈氏載隋列女傳平陽娘子軍載唐公主傳以良玉忠智義勇著績於夫歿之後明史於其起兵破賊却賊旣大書於熹宗天啟元年二年莊烈帝崇正十三年之本紀又變例爲列傳與馬世龍賀虎臣沈有容張可大魯欽龍在田諸忠節之臣同爲一卷且贊曰夫摧鋒陷敵宿將猶難而秦良玉一土舍婦人提兵裹糧崎嶇轉鬪其急公赴義有足多者彼杖鉞臨戎縮朒觀望者視此能無愧乎